

<<草木皆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草木皆喜>>

13位ISBN编号：9787539631103

10位ISBN编号：753963110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安徽文艺出版社

作者：莫幼群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草木皆喜>>

前言

在中国文化中，兰花一直是志向高洁的君子的象征。

《诗经》、《楚辞》都提到过兰花，孔子也多次表达出对它的赞美之情。

于是乎后世文人动不动就会引用这些典故，例如苏辙的《种兰》在咏叹“兰生幽谷无人识”的同时，还不忘提及“眼前常见楚词章”。

其实苏辙未免自作多情，弄错了对象，因为他所看到的兰花，与屈原、孔子所看到的兰花，已经不是一种植物了。

古兰属于菊科，绿叶紫茎，顶端开满红白色管状小花。

但唐代以后，这种小花逐渐被人淡忘，“冒名顶替”的是枝叶细长、花色黄绿的今兰（也就是现在常见的春兰）。

堪称花卉电上的“狸猫换太子”。

为什么名噪一时的古兰会日渐式微呢？

原来，古兰之所以得宠，是因为它曾经是最重要的芳香植物，孔子尊为“王者香”，但汉唐以来，进口香料从西域、南海大量涌入，浓香型的迷迭香、安息香之类打败了淡雅型的古兰、董草。

失宠的古兰从此退出了大众的视野和妇女的闺房，进口香料全面取代了本土香花。

在宋代，妇女佩带装着进口香料的香囊已是一种惹眼的时尚，正如今天的时髦小姐追逐夏奈尔和CD香水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看，从香花到香料再到香水，正是人类远离植物的过程。

我们只能从香水瓶的标识上看出这是玫瑰香型，那是水蜜桃香型或柠檬香型，再也看不到鲜活的枝叶和花瓣。

植物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抽象化和工业化，繁茂的植物形象一天天地萎缩了。

我们使用的牙膏和洗发水里据说含有草本，但挤出来的却是一堆黏糊糊的化学物质；传统的中药呈现的全是植物的精华，如今也被一粒粒小药丸所代替。

我们的生活自然是提纯了、精细了、便捷了，但那些每天往身上喷洒香水的现代女性，如何能体会诗经时代的少女用柔若白蕙的手采撷古兰时的欢愉？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树是为人遮阴的，花是愉悦眼睛的，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用另一种更体贴的方式去亲近它们，比如问一问姓名，耐心地去观察观察。

孔子当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谆谆教诲，早就被读书人抛诸脑后了。

现代人植物学知识的匮乏实在触目惊心。

当你在外地或异域旅行时，每逢有陌生、奇特的植物过眼，除非是瞎猫碰见死老鼠，刚巧碰到一位植物学家，否则你就休想知道芳名。

年轻的导游熟知野史、购物信息和黄色笑话，可就是叫不出当地植物的姓名——所有的植物都是无名氏，都是“那谁谁谁”。

好在人毕竟是一种懂得反思的动物。

人们也在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反思自己的世俗欲望，反思自己为何与植物朋友渐行渐远。

正所谓“物极必反”，一方面人们对于植物的姓名、形貌、性状日渐模糊，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又渴望回到与植物亲密无间的时代。

如今，“植物化生存”已经成为时尚人士一个响亮的口号。

“植物化生存”与“动物化生存”形成鲜明的对照，即要用一种清静、和谐、内敛的生活，来取代过分张扬、过分肉欲、过分浮躁的生活：在物质方面，表现为素食主义、原木生活、全棉包装等等；在情感方面，则要用植物型的交往模式来取代动物型的交往模式——动物彼此身体相互依偎，但心灵之间却相当隔膜；植物露出地面的部分各自生长，但它们在地下的根却紧紧连在一起。

我以为，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如果在此基础上，多增长些植物学知识，恐怕更能增强“植物化生存”的动力。

多识草木名，方能识得草木心。

<<草木皆喜>>

内容概要

《草木皆喜》分为“季节”、“滋味”、“格调”、“园地”、“艺文”、“沧桑”六个部分，在这里，你可以亲近植物，了解植物，品味植物。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树是为人遮阴的，花是愉悦眼睛的，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用另一种更体贴的方式去亲近它们，比如问一问姓名，耐心地去观察观察。

<<草木皆喜>>

作者简介

莫幼群，笔名老末、莫契，1969年生人。
祖籍江苏赣榆，出生地安徽铜陵。
在贵池懂事识字，在合肥读书工作。
现任某杂志社编辑，业余从事散文与杂文写作，先后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
饭碗和爱好统一为文字匠，常引以为幸。

<<草木皆喜>>

书籍目录

识得草木心（代序）一、季节生命的鹅黄绿到不堪说万花灯火无边花草漫思茶无患的记忆槐者怀也文质彬彬“美人腿”礼赞一首俗俗的歌与魔鬼打交道的草滴水观音从合欢到忍冬紫蝴蝶的信莲因怜生千朝颜化遇带刺的思想家像紫藤一样折腾发现四叶草秋叶上滑落的诗行乌桕的魅丽之旅冬季到室外看鸟巢白皮松的舞步更能消几多风寒二、滋味漫漫茶事咖啡的前世今生樱桃之逗唯人与瓜难知红莓蓝牙忍者坚果茼蒿与成年礼俏皮豆豆草根之蔬红菜恋竹报苍生厨间絮语为蔬菜立碑腐食者说食花者言三、格调行道树说花解字微花处处甜蜜的事业一树一格调一草一传奇不养“小可爱”橡树，十万威仪因爱之名南北菩提花的智慧杂树成花四、园地我的空中花园花园是邻居的美日本园林自然，太自然的一园绝尘说不尽的“万同之园”五、艺文情定花草行为艺术非常态非常美芬芳的轮回在鲜绿清晨做一颗心莫奈的邀约印象·草原六、沧桑此生何寄祸起植物迷乱的纹饰香下做鬼殷勤谢纸草病儿与雄狮不死树佛之果后记

<<草木皆喜>>

章节摘录

生命的鹅黄第一个想出“鹅黄”这个词语的诗人，应该是个天才。

鹅黄，那是生命刚刚萌发时的颜色，如小鹅的绒毛那么轻柔，又像天使的翅膀那么骄傲。

“看见鹅黄上柳条”，是南宋诗人姜夔的名句。

当他看见星星点点的嫩芽在柳树枝条上闪烁，便知道一场生命的盛宴已经拉开了序幕。

比姜夔稍早的北宋大哲学家程颢，则是真切地看到小鸭刚刚从壳里孵化出来，这个中年汉子竟激动得难以自持，因为那是一种与鹅黄同样娇嫩的颜色。

从活泼可爱的小鸭身上，他甚至想到了孔子的“仁”。

“仁者，爱人”，意味着你要去珍爱一切大自然中的生灵，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黄色是大自然中最醒目的一种色彩，而生命是地球万物中最醒目的一种形态。

据科学家说，大自然中黄色花的数量极多，因为它们特别能吸引蜜蜂、蝴蝶等昆虫们的眼球。

在依然寒冷的初春，最早开出的花似乎都是黄色的，像腊梅，像迎春。

这些花儿可能知道小昆虫的感官还很幼嫩，必须向它们传递最强烈的信息才行。

有趣的是，当下一个冬天快要来临，晚秋时节盛开的花似乎也都是黄色的，像菊花，像三色堇。

这些花儿可能知道小昆虫的感官和身躯都已疲惫，所以才给它们以鼓励，温暖它们的视线和心灵。

在最炎热的夏天，你看到的丝瓜、冬瓜、西瓜、南瓜，这些瓜果的花无一例外全是黄色的。

与鹅黄相比，那是一种更为沉稳的黄色，但似乎又是一种更为焦急的黄色；那是一种更为饱满的黄色，但似乎又是一种更为虚心的黄色。

一朵朵黄花下面，是瓜果一颗颗期待的心，它们仿佛在尖着嗓子对蜂蝶们叫喊：“请来我这儿吧，请来我这儿吧！”

直到结果完毕，瓜果的一颗心才得到了彻底安宁。

有了果实就有了种子，有了种子就有了托付。

它们才不会惧怕秋天，更不会惧怕自己在秋天里枯黄的样子。

它们明白，生命的鹅黄还将降临，它们还将吹响小号般的金黄、麦穗般的金黄，甚至太阳般的金黄。

瓜果的心，秋风中的三色堇能懂。

俄罗斯人亲切地把三色堇叫做“伊凡和玛丽亚”，伊凡不是真正的花，它是由很小很小的卷曲的叶子组成的，只因颜色是紫的，所以就管它叫花；只有生着雌蕊雄蕊的黄色的玛丽亚，才是真正的花。

冬天的脚步近了，伊凡和玛丽亚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冷风中摇荡，相依为命，而当玛丽亚接受了蜂蝶最后的亲吻后，就先伊凡凋谢了，所以，“大自然的诗人”普里什文要这样问道：“伊凡，你的玛丽亚又在哪里呢？”

伊凡知道答案，但它已经衰老得说不出话来，而且它很快也将随之离去。

面对这一切，“大自然的诗人”并不特别伤感，因为他了解自然界新陈代谢的规律：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新的伊凡，遇上新的玛丽亚。

一个嫩紫，一个嫩黄。

绿到不堪说星期天的下午，我和两个朋友去爬大蜀山。

也不是正经地爬，而是找了一条“歪门邪道”，上到一片比较开阔的林子里就歇下来。

席地而坐，说说话，听听鸟，看看叶子。

林子里有许多高低错落的杂树，树上的叶子是刚长出来的，嫩嫩的、油油的、亮亮的。

不知道怎样形容这种绿，嫩绿、浅绿、粉绿、淡绿、新绿、婴儿绿、豆蔻绿……好像都不够好，总之，是找不到一个最恰当的字眼。

什么是最恰当的字眼呢？

“鹅黄”就应该算是，十分形象，毛茸茸的惹人怜爱。

“黛绿”也勉强能算吧，“远山含黛绿”，黛是一种青黑色的颜料，当是比墨绿更深沉的颜色，是姑娘家的眉毛，一看就叫人怜惜起来。

首先是形似，然后是情似，而情似又是建立在形似的厚实基础上的。

但如此“妙手偶得之”的例子实在太少。

<<草木皆喜>>

就连“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我估摸着，古人也是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心里面翻滚着那样子的感受，但一直冲到嗓子眼也说不出来，只好虚头八脑地用“可怜”、“自然”、“断肠”之类来遮掩了。

色彩真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来准确形容的东西，汉语在这方面也并不小显得特别高明，甚至有可能比其他语言还要略微逊色些。

几年前我读一本老外写的装修色彩学方面的书籍，看到了“椴树绿”、“洋葱紫”、“大麦黄”、“柠檬黄”、“赤陶红”等一大批词汇，觉得这种命名方式比较好，把颜色与某一种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就比较容易对号入座了。

这样既准确又方便的做法，也透露出一点科学的苗头了。

说到底，它好就好在用大家伙儿都熟悉的日常物件作比，不像“提香红”、“凡·高黄”之类，弄得艺术气息过于浓郁——这些个世界名画，可不是老百姓都见过的。

而且像我等艺术细胞少的俗人，即使看了大约也记不住。

当然，汉语的“科学性”或许稍差一点，但在“情感性”上还是大有富余的。

星期天晚上聚餐时，一位兄长说眼下是“红肥绿瘦”，形容得真是好，与李清照的原话“绿肥红瘦”合为双璧，引得举座皆欢。

席间问了一下，大家白天也都没闲着，有人去看了油菜花，有人去看了桃花，有人去看了梨花，总之都出去“花”了一回。

所以，晚上的酒也就成为“花酒”——品花品绿之酒了。

所谓“品”，其实多半也就是把那些“感时伤怀”的经典情绪和经典话语再温习一遍。

人年纪一大，年少时读过的诗诗词词在肚子里就不老实了，总想往外拱，怎么按都按不住。

以前“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似乎是有一点愁了，但徒劳地翻滚着，一直冲到嗓子眼也不成调调，说出来的依然是他人句了。

是啊，都形容不好眼前的绿了，还好意思形容更复杂更飘渺的东西吗？

绿到不堪说，红到模糊眼。

……

<<草木皆喜>>

编辑推荐

《草木皆喜》将以随笔和散文的形式带你走入植物的世界，讲述植物和人的渊源，感受植物带给我们的清静、和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